



上架建议：文化艺术类

ISBN 978-7-5473-0214-9



9 787547 302149 >

定价：49.00元

陈钢和他的朋友们（代序）

陈 钢

什么是朋友？朋友，是一种缘分、一种气场和一种共鸣体。朋友，是在你看不到他时，始终关注并保护着你的银盾和在惊涛骇浪中永远托着你不沉的水。朋友，是我生命中不可或缺、也不可多得的最可宝贵的财富！

最“老”的朋友

她“老”吗？不，从未老过！她是我的朋友，也是我爸爸的朋友，所以是情溢两代的最“老”的老朋友。

在我少年时，就有一个梦中偶像——秦怡。1946年，当我才十岁出头时，就在电影中跑了次龙套。那是秦怡和赵丹主演的电影《遥远的爱》，由陈鲤庭导演，影片插曲由我父亲陈歌辛作曲并指挥。有一次拍外景时，镜头画面是秦怡和赵丹所饰演的一对情侣亲昵地相挽过桥。导演临时需要一对孩子冲前“捣乱”，就



秦 怡



1984年秦怡与陈钢商谈《雷雨》

让我爸爸找了我我和我的弟弟充当了“临时角色”。这不仅是我的首次“从影”，也使我第一次有机会得以近距离地欣赏这位美丽高雅的“东方维纳斯”。没想到过了三十年后，我自己和秦怡又合作了近三十年。我们之所以能维系半个多世纪的两代情缘，除了由于对共同的美的追求外，更是因为她那种爱的奉献

精神与朴实无华的表演风格深深地感召与吸引着我。

《鲁妈的独白》是我与秦怡的第一次重要而又难忘的合作。1984年，我们在拆船厂偶尔相遇。那时的她，正在急着为几天后的“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义演作准备，她希望我能帮她为《雷雨》的片断找些相关的背景音乐。在她将那段台词低吟了一遍后，我很快就随她进入角色，被鲁妈坎坷的命运和悲恸的呐喊所激动。于是，就在当晚一口气写就了钢琴伴诵曲《鲁妈的独白》。我并未将音乐仅作为朗诵的衬托，而是将其融为有相对独立功能的有机部分。在前奏中，我首先是用钢琴奏出固定的“钟声”，像是让时间定格在三十年前鲁妈和周朴园的相恋瞬间。然后，再通过鲁妈的音乐主题，徐徐地揭开她痛苦的回忆。当鲁妈回忆起在大雪纷飞中抱着出生才三天的男孩，被迫离开周家，讨饭、洗衣服、为人家做老妈子的不幸遭遇时，心潮起伏、不可遏止，最后对着苍天高呼道：“这是我的报应！我的报应！！”是时，秦怡蓦然用了一个大转身，将一个背影，也可以说是将一个人生的大问号和大惊叹号投向观众。而我则以双拳猛击出一连串的“音块”，用强烈的音乐来倾泻出她内心的风暴。然后，音乐戛然而止。鲁妈轻轻地转回身、低着头，一字一顿地对周朴园说：“我现在所以还站在这里，那是因为我只是想见见我的儿子萍儿。啊！萍……儿……”此时，只见我用两只手臂重压钢琴的黑白键，发出雷鸣般的轰鸣。听！这不正是命运的雷雨吗？！

秦怡在电影《雷雨》中所饰的鲁妈，曾被曹禺先生誉为“最好的鲁妈”。这大概

一部交响序曲，题名就是《奉献》。

2009年，88岁的秦怡才过完了从艺七十年的大庆后，又要马上赶到桐庐去拍摄《金色驿站》。那是一部中国式的《金色的池塘》。在片中，她与于洋分别担任男女主角。请问，这种以艺术为生的艺术家，他们会老吗？！

最“酷”的朋友

顶着百年风雨，您从容走来，
依然让人惊呼：您还是那样美丽……

这是在秦怡过八十八米寿时，白桦送给她的一首诗。白桦和秦怡一样，也都是一头白发，都是“顶着百年风雨”，向我们“从容走来”的跨世纪奇人。而且，去年他也才度过了生活的第八十个年头。那天，正当人们围着秦怡，惊呼她依然是那么美丽时，秦怡那随风飘动的白发，似乎突然变成了一片风吹叶摆的白桦林，再一看，那不正是微笑着的白桦，面对着秦怡，深情地朗诵着那首献给她的诗吗？

璀璨银幕和繁华舞台上的悲欢，
都已经成了感人至深的故事；
在街谈巷议中广为流传，最后
都积淀在一代又一代人的记忆里。

接着，语气一转，他突然发出了一连串的疑问，一连串的“那些”、“那些”……

那些曾经的、阳光明媚的爱情，
那些曾经的、无可替代的亲人，
那些本应和您继续同台的搭档，
那些流离失所而又激情的岁月……

那些酸甜苦辣都搁在哪儿去了呢？

那些难以逾越的艰难困顿？

最后，他仰望星空，轻声吟叹道：

每当您仰望着寂静夜空的时候，

繁星就开始跟您说话了；

她们的语言就是闪烁的星光，

只有您懂，因为您也是一颗星！

星星对您说了些什么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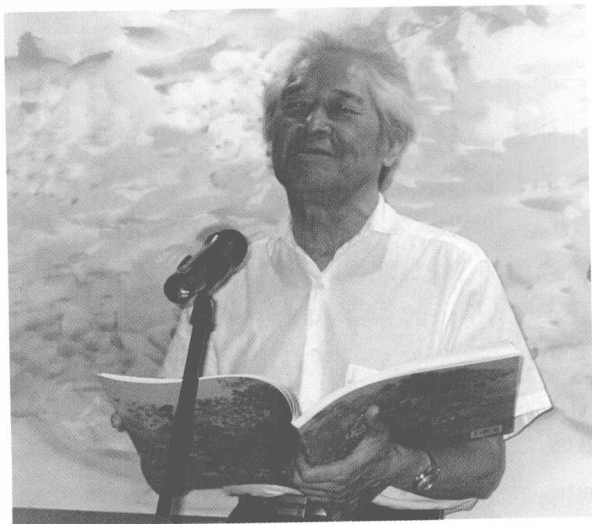
一定是称赞您：好稳健的步履啊！

顶着百年风雨，您从容走来，

依然让人惊呼：您还是那样美丽……

仰望星空！这就是这一代人的价值核心。星空浩瀚无垠，星空点点闪闪，但在它的面庞上却只写着一个大字：“爱”！

是呀，就我辈心之所思，生之所求，笔之所生，曲之所奏的，不也就是这个大写的“爱”字吗？！虽然，我们的需要很少很少，只求爱与被爱，就像白桦的一部诗集的标题就是《我在爱与被爱时的歌》，和他为我的散文集《黑色浪漫曲》所作的序“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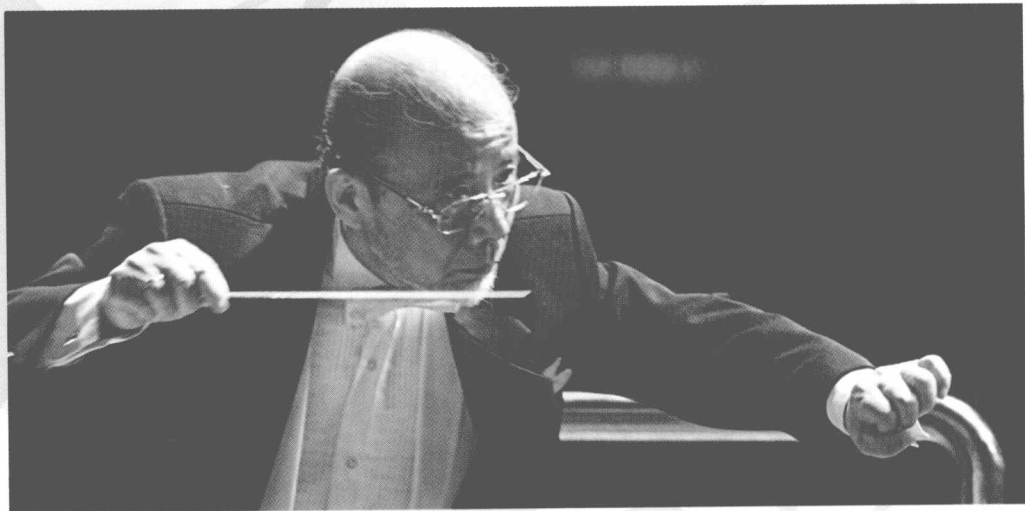
白桦近影

今天的白大哥却显得大不一样！头戴鸭舌帽，身穿“大红袍”，脸上眉毛扬，神气又时髦。当我不由自主地回想起当年他在年过古稀后，还被破例特许驾驶着摩托车满街奔飞、情洒浦江的情景时，突然恍然大悟，顿时转换形象，赶快将我脑中的那个“苦”字，换成了一个“酷”。字虽同音，寓意则反，可倒也算得上是当今白桦的一幅真实速写。白桦虽“苦”，但也很“酷”。他既是历史老人，也是时代先锋。所以说，他是我“酷”的朋友。

最“牛”的朋友

他“牛”吗？真牛！八十五岁高龄还在吹胡子瞪大眼，指挥《黄河》万人大合唱呢！除了属牛的曹鹏之外，又有哪个指挥有这个能耐呢？！

曹鹏虽能指挥千军万马，但家庭民主却堪称模范。他的两个女儿——大女儿曹小夏和小女儿夏小曹，分别随父母而姓。曹鹏在没有结识我前，就早于1960年在莫斯科指挥了《梁祝》的国外首演；继而在1986年，他又在上海指挥西崎崇子与上海交响



音乐指挥家曹鹏

2007年,著名的德国斯图加特室内乐团在上海国际艺术节隆重献演。他们在演出中特地选用了我所改编的琵琶与室内乐合奏《春江花月夜》。当王乙宴手抱玉琵琶,走上舞台,用那大珠小珠落玉盘的声响融入柔美的弦乐群时,德国音乐家不仅为此感到新奇和惊讶,更为乐曲中所弥漫的东方情调和悲情意象所折服。他们说,这首曲子很美、很浪漫,像是“情人的私语”……



潘寅林

最“红”的朋友

他“红”吗?当然!因为他是“红色小提琴”的播种者和传播人。要知道,当年他简直比“超女”还红呢!有一次当潘寅林骑自行车过马路遇到红灯时,交警一见是他就马上将红灯转成了绿灯。前两年,我们一起在外地巡演“红色小提琴”时,有一个听众闻讯后,还特地从远处开了几个小时路程的车赶来听音乐会,并将其珍藏了三十年的、当年听潘寅林音乐会时留下的票根带来请他签名。

2006年,我与潘寅林在北京举行“红色小提琴”专场音乐会时,我在节目单上对“红色”作了这样的界定:“红色,是我们花样年华时的一抹朝霞。红色,是蹉跎岁月里的血色浪漫。红色,更是我们心中永远开不败的玫瑰!”

原本,我就该是个“红孩子”!从小,我就怀着朦胧的乌托邦幻梦去追逐理想;当



谢春彦

他在电视上看了人民大会堂的纪念演出后，激动得连夜写了两首诗给我，还将其中的一首画成扇面。诗曰：

“五十年前一梦思，梦到弦上化蝶诗。梵莪铃（注：violin之谐音）真发梵语，独对当年三杆旗。三生路上人都泣，五百年后一样痴。”

春彦说，《梁祝》一问世他就听过，没想到五十年来虽然一路风风雨雨，可是这首乐曲不但没有消亡，反而到处传扬——从上海传到全国，从中国传到世界。春彦说，他相信五百年后众人听了还会一样痴迷……

电视台的演播厅里坐着我的众多朋友们，都是为了录制专题节目“陈钢和他的朋友们”。这是一个亲切、互动的节目，众多好友能来相聚一堂，实在是我的福分！为了这次难得的团聚，秦怡特地推迟了一天去桐庐拍摄电影《金色驿站》的外景；而当天正在过八十五大寿的曹鹏，才与家人在外匆匆地吃了顿“生日快餐”后，就立即赶到摄影棚来了。有的因故未能来，但还有的没想到能来却临时匆匆赶来了……

看！最“俏”的朋友来了，那是颇有张爱玲遗风的著名主持人和作家淳子。她打扮得既时尚又“三十年代”。而我们正是由于这两个不同的“历史结点”，多次为海派文化扬气吐声；还合作出版了既历史、又时尚的《玻璃电台——上海老歌留声》。淳子一上场就煞有介事地将我描写成每天清晨骑了辆法国女人骑的自行车到花市去买菜的“上海先生”。她讲得有条有理，我听得云里雾里。其实，我似乎觉得这番描

写更像是她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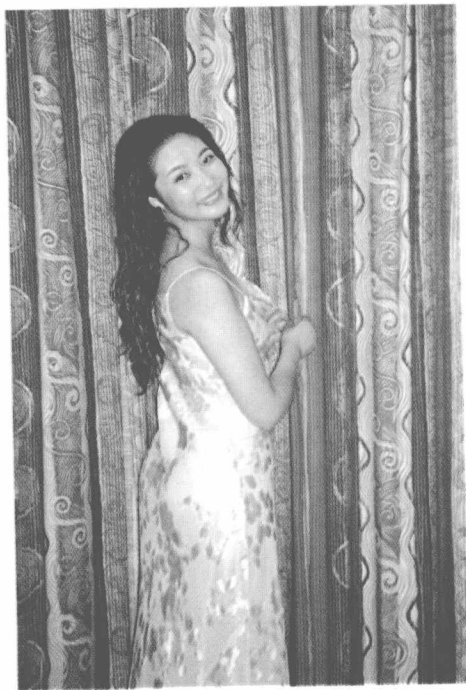
最“帅”的朋友叶丹上校来了，那是当年的神枪手和今天的“CEO”；由于她劳苦功高，我们就将她连升几级，尊为“叶帅”。她与我一样，也都是14岁从军的老兵。在我们举行音乐会时，她常常是干练的指挥员和坚强的后勤保障。安排住宿、调动车辆、上下串联，甚至主持节目……

演播厅里还来了位最“小”的朋友，他是我当年的钢琴学生与现在的电脑老师陈天恩。我原是个既不会打字、又不会拼音，而且当年曾公然声称“拒绝电脑”的“电盲”，就是在他手把手地带教下，学会了电脑操作，开辟了一个全新的视界。我甚至还颇为得意地在MSN上根据与诗人王乙宴的即兴对话，写就了一篇自由洒脱的散文：《一个绞弦的女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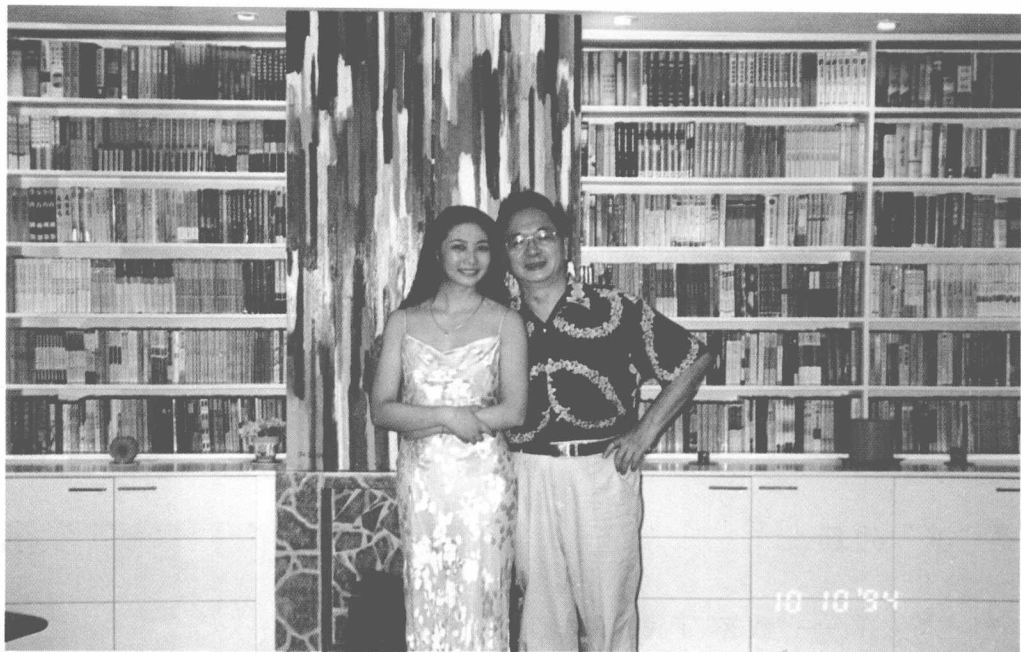
最“亲”的朋友

主持人在一一“数落”了我的朋友们后，突然话锋一转，推出了一个不似朋友、胜似朋友的最好、最亲的朋友——我的妻子陆凌。

1992年5月2日，我住进了她所工作的医院，她所工作的病房。一进去后，我就看到了她那双透亮的大眼睛，感应到她那颗从洁白的燕帽、洁白的衣服中所透露出的洁白的心。5月12日，当我得知那天是国际护士节时，就立即组织全体病人为她们举办了一场庆祝会，还送给每人一本照相册，以示病人的感恩之心。在送给她的相册的扉页上，我写着：“凌波仙子陆地起飞”，因为她的名字叫陆凌。从那一天起，她就注定要成为我生命中的守护神和飞翔在我心中的安琪儿。



陆凌



陈钢夫妇

在经历了14年的“爱的邂逅”后，我们成了一家子。我特意在床头挂了六个可爱的小天使，因为无论是对她还是对我来说，“六”都是一个含有特别意义的数字。要知道，在上海话里，“六”不仅与“陆”同音，而且还和我最爱的动物——“鹿”字同音。小时候，我曾看过一个描写小鹿的美国电影，非常之可爱。而在我们的家庭里，也有一个可爱的小女儿——一只长得颇像小鹿的长毛吉娃娃，她的名字就叫费拉拉。当“爸爸”的我，专诚为“女儿”写了首歌；而当“妈妈”的妻子，不但每天下班回来后都要抱着它讲故事，还要一边亲着它，一边反复地唠叨：“妈妈爱你！妈妈真爱你……”因为，她认为爱是要说出来的。有一次，我故意问她：“你怎么老说爱她而不提孩子的爸呢？”她就立刻侧过头来对着我叫道：“爸爸爸爸我爱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我们的生活很简单，可是她很在意细节与情调。有时，她会在饭后特意泡一壶柠檬红茶，与我对坐对饮；而我也会为伊即兴演奏，夫唱妇随。此种淡淡的温馨、浓浓

的情意，一下子就勾起了我昔日的回忆，那种全家围炉而坐，笑谈唱酬的童年情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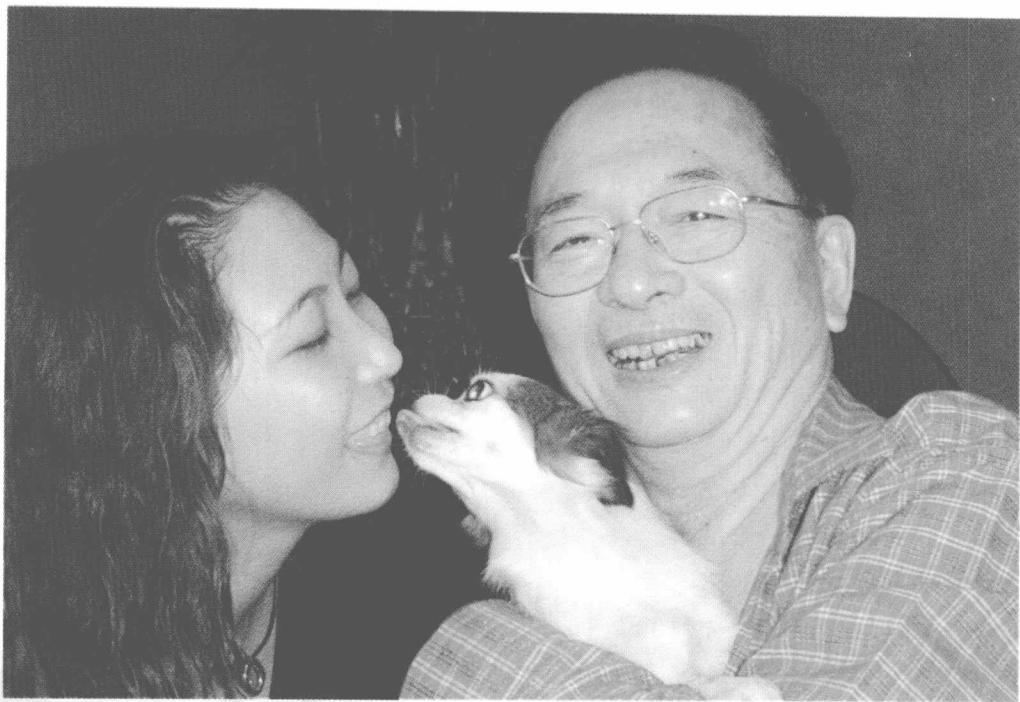
她开车时不认路，但是认音乐。她会一遍一遍地聆听她之最爱——她爱巴伯的《柔板》、埃尔加的《大提琴协奏曲》；特别是那段被引用在电影《时光倒流七十年》中的拉赫马尼诺夫的旋律。我曾告诉她一个故事，当年我的苏联老师阿尔扎马诺夫在为我们上第一课时，先弹了一段拉赫马尼诺夫《第二钢琴协奏曲》中的主题，然后站起来说：“多美的音乐呀！”是呀！美，就是他要讲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字！

她爱美。爱纯朴的美，本真的美，丰腴的美。每天晚上，她都要问我第二天穿什么衣裳，而我每天的“例行私事”就是当“时装评论员”。每逢她犹豫不决，选择不定时，我就会告诉她一个“秘诀”：“你只要在衣柜里挂七套衣服，每天一套，每天变样。过了一周后，再从第一套穿起。这样，人家就觉得你每天都是新的了！”当然，美也是会“移情”的。在她要求自己时，也会不由自主地要求我。所以，我这个从来不屑牛仔的“正统先生”，现在居然也开始穿起牛仔裤，潇洒走一回了……

她，也是我音乐与文学领域的第一个听众与读者，与我共享着创造的喜悦和生命的多彩。我在构思小提琴协奏曲《红楼梦》时，曾设想用三朵“花”来刻画林黛玉的命运三部曲——赏花、吟花和葬花。对此她表示了认可。因为她对《红楼梦》非常熟，在构思的推敲过程中，会提出不少建议，也往往是最后的定夺者。有一次，我在将



多么像呀！——陈钢和费拉拉的童年



三口之家

我父亲的歌曲《梦中人》续写成一首歌剧咏叹调式的大歌写作时，她随我的思绪变幻万千；演出时，则又随着歌声心潮翻腾起伏。最后，当歌者用全部激情迸发出最后的高潮：“我的梦中的人儿呀，你在何处，你在何处？！”时，她与歌者、还有我，竟然情不自禁地同时流下了会心的热泪……

每个人都是一本书。结识一个人，就是读一本书；爱一人，更是在写一本书。在凌凌与我最初相识时，她的同龄人都在争阅琼瑶的小说。这时，我将茨威格的著作介绍给了她，希望她能通过阅读，开垦自己心中那片尚未开垦的处女地。她开始走进了茨威格。从《一个女人的二十四小时》里，她不但得知了一个浓缩离奇的传奇，更触及了一颗敏感细腻的女人心；而《象棋的故事》则又更将她沉淀到一派深邃的哲学思考。接着，她又如饥似渴地从白桦的小说、诗歌中，发现了一个令她震撼的中国知

识分子与生俱有的忧患基因和苦难的心路历程。她在这些文字中,既找到了自己心灵深处的那片尚未被污染的绿洲,也通过这些间接的媒介,透视见她心中人的影像与足迹。她与经典作陪,经典也还赠给她以心灵的滋养。我呢,就是这样读懂与重写了她这一本“书”;而她呢?除了同样陪我“读写”之外,最为可贵的是,十八年来,她还对我始终如一地精心呵护,用她那喷射的青春,不断点燃我生命的火炬……

我幸福,我真幸福,因为我有那么多真正的朋友。而他们,就如同那钻石多彩的切面,使我的生命异彩纷呈,格外璀璨!



陈钢夫妇2010年出席纽约《玫瑰与蝴蝶》音乐会

目 录

陈钢和他的朋友们(代序).....陈 钢 001

第一章 陈钢笔下的朋友

拥抱《梁祝》.....陈 钢 002

梦中人.....陈 钢 010

冰玫瑰.....陈 钢 016

两见李香兰.....陈 钢 030

玻璃电台——上海老歌留声.....陈 钢 044

好一个林黛玉.....陈 钢 049

早春二月柳色新.....陈 钢 052

大王落难.....陈 钢 059

他在天堂里放声歌唱.....陈 钢 063

满天大雪满天情.....陈 钢 071

朝拜乐圣.....陈 钢 074

白桦的三度悲怆.....陈 钢 077

“湿牌”记者.....	陈 钢	080
秋之歌.....	陈 钢	083
白一黑一红.....	陈 钢	088
为了证明火在燃烧.....	陈 钢	094
“戇娘”外传.....	陈 钢	101
蝶飞双城记.....	陈 钢	103
长臂挥处乐声动	陈 钢	107
听,那倾盆大雨	陈 钢	110
河东河西三十年	陈 钢	114
石头记.....	陈 钢	116
沉思着的小提琴	陈 钢	119

第二章 朋友笔下的陈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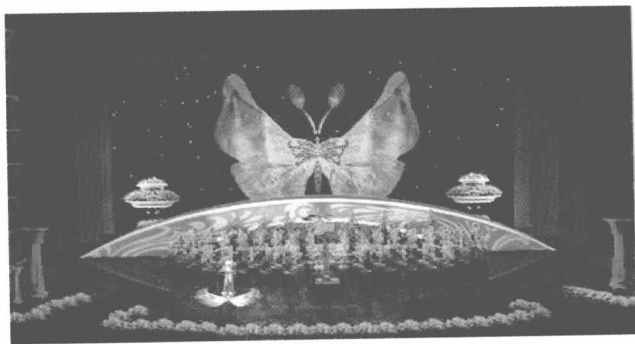
无题——读《陈钢协奏曲集》	白 桦	124
在琴弦上飞舞的蝴蝶	白 桦	126
爱与被爱的历程	白 桦	129
上海的一日.....	龙应台	131
激情探戈	程乃珊	133
他像爱情一样年轻.....	王乙宴	137
蝶中蝶.....	陈祖芬	142
蝴蝶恋人	李 黎	150
蝴蝶才子	淳 子	155

陈
钢
笔
下
的
朋
友

第 一 章

拥抱《梁祝》

陈 钢



2009年《梁祝》五十庆典

2009年《梁祝》诞生五十周年华诞，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国家大剧院和《梁祝》的诞生地——上海，都分别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每次演出完毕后，都有四个人登台与观众见面，那就是孟波、俞丽拿、何占豪和我。我们相拥而上，向观众致意，向祖国致

敬——因为，《梁祝》就是在1959年国庆十周年时，上海音乐学院的青年学子，为年轻的共和国所献上的一份至真至爱的心礼。而在时过半世纪后，我们还都能站在这个舞台上与世同庆，那又是一番何等别样的心情呀！

拥抱孟波

我们搀扶着一位高龄九十有四的老人上台，与他一一拥抱。他就是孟波，当年上

协奏曲——
陈钢和他的朋友们